

歸震川許點百二十子

評點百二十子卷二

崑山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文震孟文起 叅訂

老子

姓李名耳字伯陽號曰聃楚苦縣人周為藏室史孔子嘗問禮焉周衰西游將出散關關令尹喜強為著書乃著道德五千言

體道

道可道謂經術政也非道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當以無為養神名可

名謂富貴尊榮也非名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愛如嬰兒之未言雖子

高世之名也非名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愛如嬰兒之未言雖子

愚無名天地之始本無名者謂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有名萬物之

母有名謂天地天地有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常無欲以觀其

妙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常有欲以觀其微微即邊微之微究竟之謂

趣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者所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

同謂之玄玄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玄之又玄得中復有天也稟氣有厚薄

焦弱侯曰
異子微也
者德之歸
列子死也

歸震川曰
清淨經云
大道無形
運行日月
大道無名
長養萬物
吾不知其
名強名曰
道即此道
也

者德之微
皆指盡處

而言

蘇頌曰

解入于衆

有而常無

體其至無

而常有語

意皆同然

有無對待

惟不言有

無言有無

似涉擬議

矣

陸平泉曰

夢蟲之食

苦也蛭虻

之轉丸也

而天下之

甘與芳臭

可廢矣故

曰天下皆

亂汚辱則衆妙之門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
林慮齋曰此章居一書之首一書之大旨皆具於此人多只就天地上
說不知老子之意正要就心上理會如此兼看方得此書之全意
○○養身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自揚已美斯惡已有危也皆知善之為善有功也斯不善
已人所爭也故有無相生見有而無也難易相成見難而易也長短相形見短而長也高下相
傾見高而下也音聲相和上唱下和也前後相隨上行下隨也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以道
治行不言之教以身師之也萬物作焉動也而不辭不辭謝也生而不有元氣生
不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功成而弗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夫惟弗居夫惟功成
是以不去福德常在不去其身也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即上六句有高下長短若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
林慮齋曰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美善不同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
其善則無惡無不善矣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善之
意故聖人以無為而為以不言而言成功而不居如天地之生萬物何

美惡無常
是也
歸震川曰
每用結句
一髮千鈞

羅近溪曰
此章言存
神守氣之
妙
王陽明曰
抱一句意
亦甚隱正
要人自參
自悟下數
句皆設問
之語若曰
抱一能無
離乎數句
皆然
林慮齋曰
天門即天
地門自然
之理也此

嘗恃之以為能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即舜禹有天下而
不與之意古聖人皆然何恃老子但老子說得太刻苦所以近於異端
末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
○○○能為

載營魄營魄在肝魄在肺魄魄也人載魄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卒驚傷
壽延年也抱一能無離言人能抱一使不離于身則長存一者道始所生太和
寧侯王得一以為正平入為心出為行布專氣致柔專守精氣使不亂則
施為德總名為一一之為言志一無二也專氣致柔形體能應之而柔順
能嬰兒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滌除玄覽當洗其心使潔靜也心居玄冥
能無疵能無疵邪也淨愛民治國治身者愛氣則身安全能無知治身者呼吸
聞也治國者布施天門開闔治身者愛氣則身安全能無知治身者呼吸
惠德治國者布施天門開闔治身者愛氣則身安全能無知治身者呼吸
無雌治身當如雌北安靜柔明白四達言達明白如日月四通滿于天下
聞彰布之于十能無知無有能知道生之畜之道生萬物生而不有道生
方煥煥煌煌也能無知明白四達言達明白如日月四通滿于天下
無所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是謂玄德言道行
取有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是謂玄德言道行

老子 能為

亦借造物
以為喻
林慮齋曰
造化生養
萬物何嘗
有宰制萬
物之心如
此為玄妙
之德

不可得見欲
得人如道也

林慮齋曰。此章之意。大抵主于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其心
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着迹矣。老
子只是能實而虛。能有無而無。則為至道。縱說橫說。不過此理。

王龍谿曰。道心惟微。微者心之體。其功謂之不睹不聞。其至謂之無聲
無臭。精者精此也。一者一此也。雖天地不能使之著。雖聖人不能使之
著。是謂玄德。

寵辱

寵辱若驚

身寵亦驚。貴大患若身。貴畏也。若至也。畏何謂寵辱。問何為

辱。寵者尊榮。辱者恥辱。及身還自問者。以曉人也。辱為下。下賤得之若驚。得寵榮驚者。處高位如

不敢失之若驚。失者失寵處辱也。是謂寵辱若驚。解上得之若驚。何謂貴大

患若身。復還自問何。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

其飢寒觸情從。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使吾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昇。故

欲則遇禍患也。雲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

蘇東坡曰
古之達人
驚寵如驚
辱知寵之
為辱先也
貴身如貴
大患知身
之為患本
也是以遺
寵而辱不

及忘身而
患不至
宗方城曰
此即知止
不殆也
楊碧川曰
善貴愛其
身者雖以
天下之大
不足以易
吾之身

陳子淵曰
豫兮為之
難也猶兮
謹慎也儼
兮矜莊也
渙兮通解
也敦兮內
美也廣兮
寬深也渾
兮和光也

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言人君貴其身而賤人欲為天愛以下主者則可寄立不可以久也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為己也乃欲為萬民之父母以此得為天下主者乃可以託其身于萬民之上長無咎也

羅近溪曰此篇首先提兩句下面却解何謂者不足言也以得失為驚動即是患得患失也未寄託二字有天下不與之意此章兩何謂自有兩意乃古文之妙處

為士

古之善為士者。謂得道之君也微妙玄通。玄妙精與天通也深不可識。道德深遠不可識知

內視若盲反聽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此一轉謂豫兮若冬涉川。舉事若聲莫知所長猶兮若畏四鄰。其進退猶如拘制若儼兮其若客。如重慎豫兮若冬涉川。其進退猶如拘制若儼兮其若客。如涉川心猶難之也。猶兮若畏四鄰其進退猶如拘制若儼兮其若客。如畏主儼然也。渙兮若冰之將釋渙兮其若谷。渙者寬大谷者空虛不渾兮其若濁。渾者守無所造作也。渙兮若冰之將釋渙兮其若谷。渙者寬大谷者空虛不渾兮其若濁。渾者守形未分內守精。渙兮其若谷有德功名無所不包也。渾兮其若濁渾兮其若濁。渾者守神外無文采也。渙兮其若谷有德功名無所不包也。渾兮其若濁渾兮其若濁。渾者守者不照然也與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誰也誰能知水之濁孰能安以久。孰誰也誰能知水之濁孰能安以久。

陸子淵曰：濁而能清，安而能生，清其體，濁其用也。若此者，中常虛而不溢，不變不易，百年一日矣。

動之徐生。誰能安靜以久。保此道者，不欲盈。保此徐生之道。夫唯不盈，故

能蔽不新成。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蔽，不為新成。蔽者，匿光榮也。新成者，貴功名。

陶主敬曰：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於微，可謂深于道矣。豫兮以下，乃是

形容，自是精到，孰能二句，是不清不濁，不動不靜，保此道，其中常虛，但

○○○絕學

絕學。絕學，不真。不合道文。無憂。除浮華則無憂患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質而貴文。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者和譽，惡者諫爭，能相去何如。疾時惡忠直用邪佞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謂

道人也。人所畏者，畏不絕學之。荒兮，其未央哉。或言世俗人荒亂欲眾人君也不可不畏，近令色殺仁賢。

熙熙，如享太牢。如飢思太牢之。如登春臺。春陰陽交通，萬物感熙熙多情欲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我獨怕然，安靜未有情。如嬰兒未孩。如小兒未能

乘兮，若無所。我獨若遺，我獨如遺棄。我愚人之心也哉。不與俗人相隨，守

也。沌沌兮，無所分別也。俗人昭昭，明且達也。我獨若昏。如闇昧也。俗人察察，察察且疾也。

王敬所曰：莊子稱其

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日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得此解矣。

教清江曰
以上言我
之所以異
于衆人也
教清江曰
此言此其
所以異于
人也
教清江曰
此即知我
者希也

薛君采曰
地產萬物
而王者牧
養之效坤
德也天覆
萬物而地
容載之承
天施也道
母萬物而
天發生之
助道化也
大道虛無
清靜而常

我獨悶悶。悶悶無所割截忽兮若海。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漂兮若無止。我獨漂漂
無所止也志衆人皆有以爲。我獨頑似鄙。似鄙若我獨異於人。
意在神域也我獨與而貴。食母我獨貴用道也

曹含齋曰：此篇只是求歸于大道之本。然此等字義，我不可與儒書同論。

象玄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謂道無形混沌而成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寂者無音聲寥

者空無形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化有常周行而不殆。道通行天地無所不入在陽不可以爲

天下母。道育養萬物精氣如母之養子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我不見道形容不知當何

生故字之強爲之名曰大。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也大曰逝。其爲大

曰道也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逝曰遠言遠者窮乎無窮，布遠曰反。言其遠不越

乃復逝去無常處所也遠曰反。言其遠不越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道大者包羅諸天地無所不容也天大者無

也不制域中有四大，所由有道也。然後謂之爲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

無為因自然也。林慮齋曰：反者復歸于根也。王鳳洲曰：人居天地之間，但知有王之不知，大而不王，王之上其大者，又有三焉。趙玄長曰：司馬子微曰：慧而不用，實智若愚。人之性，根太利，知見太多，聰明太露，不能收斂，翕聚返朴，還淳也。蓋精神愈洩，機

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天地而王居其一焉。有八極之中，王皆在乎無稱之內也。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居其一也。居一作處。人法地，地得甘泉，勞而不怨也。有種之得五穀，掘地法天，不動施而不求，報生長。天法道，道清靜不言，陰行。道法自然，道性自然，萬物無所收取，精氣萬物自成也。

揚升菴曰：此章形容一道字。人知王之為大，而不知王之上，有地地之上，有天天之上，有道。道之妙曰自然。道之名曰大。曰逝曰遠曰反。總謂之道。王之大亦大於道而已。用字用句，自是異端隔別，鼓舞成文耳。

巧用

善行無轍跡。

善行道者求之于身，不善言無瑕譎。善言謂擇言而出，則善

計不用籌策。

善以道計事者，則守一不移。所善閉無開鍵而不可開。善以

情欲守精神者，不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善以道結事者，乃可結其是

門戶有關鍵，可得開以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當教人，性忠命故無棄人，使其所也。常善救物，聖

所以教民，順四時故無棄物。聖人不賤石而是謂襲明。聖人善救人物，

以救萬物之殘傷故無棄物。聖人貴玉視之如一是謂襲明。謂襲明大道也。故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人之行為善者，聖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資用也。人行不

械愈深是
非愈明純
白愈傷而
去道愈遠
孔子曰吾
有知乎哉
顏之愚曾
之魯乃孔
門家法

徐匡岳曰
知雄守雌
不求勝也
知白守黑
不分別也
知榮守辱
無惜艷也
知字有能
為而不為
之意
歸震川曰
復歸于朴
損之又損
以至于無

使為善得
以給用也
不貴其師
輔也
不愛其資
使也
雖智大迷
雖自以為
為智言是
謂
要妙
能通此意
是謂
知微妙要
道也

楊升菴曰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皆譬喻無心自然之意賢愚不
弃善不善兼收乃是道襲明即莊子所謂滑疑之耀也善人兩句又發
明上句無弃人無弃物之意

○○反朴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知自尊顯當復守之

歸之如水流為天下谿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復歸於嬰兒歸志

于嬰兒蠢然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白以喻昭昭明白當復守之以默默人雖自

而無所知也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知昭昭明白當復守之以默默人雖自

為天下法式則德常在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常人在於已不復差忒復歸于

無極德不差忒則長生久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榮以喻尊貴辱以喻

當守之以汗濁如是則天為天下谷常德乃足下谷止也人能為天復歸於

朴復當歸身于質朴散則為器萬物之朴散則為器用也若道散聖人用

無名天地
之始也朴
散為器者
自無為有
有名萬物
之母也

邵康節曰
此章喻物
尤為懇切
是聖賢之
盛德湯武
之用心取
天下第一
義王公度
曰大意言
人

之則為官長聖人升用則為百官之元長也故大制不割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割治身則以天道制情
欲不害精神也

陶蘭亭曰三段首三知字有可為而不敢為之意太朴散而後有器器形而下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各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職履職載亦聽命於我是謂官於物者之長也末句亦無為而為自然然而然意

佳兵

夫佳兵不祥之器祥喜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物或惡之有所害

故萬物無故有道者不處有萬物無道者不處其國君子居則貴左貴柔用兵則貴右貴剛

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兵者不祥之器兵革者不善之器也非君子之器非君子所不

得已而用之謂遭衰逆亂禍欲加恬澹為上利不貪土地實勝而不美雖得勝

為利而美之者是樂殺人美得勝若是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

天下矣為人君而樂殺人此不可使得志於吉事尚左左主凶事尚右右主

之處世有心于求勝者皆為凶而不為吉也

蘇老泉曰此皆言上古之純朴求世之虛偽愈趨愈下非為仁義禮之本如是也皆憤世之詞歸震川曰

殺
人偏將軍居左者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居右者言其主殺也言以喪禮處之上將軍於右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傷已德薄不能以道戰化人而害無辜之民戰勝以喪禮處之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比于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

林慮齋曰此篇全是以兵為喻當時戰爭習勝故以此戒之

○○○論德

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是以有德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下德不失德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可見其言也是以無德及其身故上德無為謂法道安靜無所改為也而無以為言無以下可稱也是以無德德為之言為教令而有以為取言以為己上仁為之上仁謂行仁之君其仁施政事也而有以為上仁故言上仁也為之者為而無以為功成事立上義為之為義以斷割也而有以為上仁故言上仁也為之仁恩而無以為無以執為上義為之為義以斷割也而有以為上仁故言上仁也為之奉上禮為之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故言上禮而莫之應言禮華威實哀飾也禮為之者言為禮制度序威儀而莫之應言禮華威實哀飾不可則攘臂而仍之言語多不可應上下故失道而後德言道哀而失德言道哀而

以哀世論
之則斯言
未過
李西涯曰
老子之言
仁義禮其
字義皆與
孔孟不同
就其書而
求其意可
也

王鳳洲曰
老子之道
柔弱謙退
昧昧然不
退然如不
青黎皆下

而後仁

言德哀而仁愛見也

失仁而後義

言仁哀而分義明也

失義而後禮

言義哀則施夫禮聘行玉帛

者忠信之薄

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哀薄

而亂之首

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前識者道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

之華

不知而言知為前識此

而愚之始

言前識之倡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大丈夫謂得道之君也

不居其薄

不處身違道為世煩亂也

處其厚者處身于敦朴

處其實

處忠信也

不尚言也

故去彼取此

去彼華薄取此厚實也

王鳳洲曰無德上德下德只前篇太上其次之論老子之學以禮為強

世先以仁義抑揚之而後及於禮則禮愈下矣為之而莫之應只是形

容強民之意耳老子生於周末見子產之博物季札之多聞孔子之

多能孟僖子之學禮皆當世之所尚故憤疾而為此言云

○○○聞道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上士聞道自勤苦竭力而行之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中士聞道治身以常存治國以

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

下士聞道大笑之

下士貪狠多欲見道柔弱榮譽惑於情欲而復亡之也

鄙陋故不笑不足以為道

故建言有之

建言有之有道當如下句明

士之所笑

揚用脩曰
于霄蔽曰
巨木也求
尺寸之材
必後于稼
械故曰大
器晚成龍
吟虎嘯希
聲也尚頰
舌之感必
下于蛙龜
故曰大音
希聲

霍渭先曰
奇正二句
是客以無
事取天下
句是主
胡雅齋曰

道若昧

明道之人若進道若退。進取道者夷道若類。夷平也。大道之人不

上德若谷

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大白若辱。大潔白之人若

若愚頑

建德若偷。建設道德之人若

不足也

大方無隅。大方正之人。大器晚成。大器之人若九鼎。大音希聲。大音猶雷霆待時而

無委曲廉隅

大器晚成。大器之人若九鼎。大音希聲。大音猶雷霆待時而

大象無形

大象無形。質朴無形容。道隱無名。道潛隱使人。夫唯道善貸且成。成就也

且成就之也

何叔丘曰。上士言聞而必信。中士且信且疑。以為有。又以為無。及最下

者之笑

方見吾道之高。乃援立言數語。或是指實。或是譬喻。其意皆主

于能虛能無而已

正治

以正治國

以正治國。以至也。天使正身。以奇用兵。奇詐也。天使詐偽。以無事取天下。

以無事無為

以無事無為。之人使至有國也。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意然哉。以今日所見。知天下

多忌諱

而民彌留。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此機心既勝機事愈生申不害曰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聞清淨孽孽不生茲謂政平羅一峰曰四句胡文定公服其為至論

史蘇曰吾聞君子好樂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不自伐木有常伐木必復生塞

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于目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諸侯也多知伎巧者惑于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巧謂刻畫宮觀彫琢服章奇物滋起則化上飾金鏤玉文繡綵色日以滋甚法物滋彰盜賊多有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寒故聖人云謂下我無為而民自化聖人言我修道並至故盜賊多有也而民自正聖人言我好靜不言我無事而民自富役征召之民安其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常無欲去華飾民業故皆自富

歐崙山曰治國必有政事用兵必須詐術二者皆為有心無為而為則可以得天下之心下言有心之害皆喻語也聖人云即下章其政悶悶其民醇醇是矣

守微

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其未兆易謀情欲禍患未有形其脆易破禍亂

起於累土從卑至高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為者敗之有為于義反于仁有起於累土從卑至高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為者敗之有為于義反于仁有

水不自其源必復流其基必復亂湯義仍曰凡此以上皆言學道者必知幾此幾字有精有粗如十三之一亦幾也無始之始亦幾也自然之然亦幾也至于為至于執則皆有道矣陸貞山曰輔字下得妙

為于色廢執者失之。聖持利遇患執道全身聖人無為故無敗。聖人不為華于精神也無執故無失。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民之從事常于幾成而敗之。而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自敗也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始不當如懈是以聖人欲不欲。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彰顯聖人欲伏光人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眩為服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復衆人之所過。實為人學問反過本為末過以輔萬物之自然。欲以輔助萬物性也而不敢為。有所造為恐遠本也

洪實夫曰欲不欲以不欲為欲也學不學以不學為學也衆人之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復之此所謂學不學也此章周慎警覺使躁人視之惕然

老子終